

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富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咨岳咨牧者亦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蓋天下之智有不同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恃一人之智以為

智不若兼千百人之智以為智人君雖明足以照萬邪燭萬事然天下千百人之智又何能盡兼萬事之至賾至動叅錯不齊者又何能盡明所賴人臣陳善閉邪補袞職之所闕使嘉言讜論日聞於前然後明徹燭隱政無不通而明無不照然人臣之能盡言者由人君有以啟之耳苟人君狡狡距絶樂受盡言則人臣亦何惜而不言哉故大禹之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之答禹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君難其位而好聽

正言臣雖其位而思盡正言此野之所以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夫君如舜臣如禹而一時君臣之所共勉者惟在各艱其位而受盡言舜又不敢當以為惟帝時克則後世之欲圖治者舍是豈有二道哉三代以降推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為令主然文帝仁厚儉約有餘而一時無大儒骨鯁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歐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為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謬太宗屈已從之貞觀之風遠

過於文帝仁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逄有嘉言而桀殺之比干有嘉言而紂殺之厲王設監謗之巫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遏之絕之又從而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遊心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論

人君以一身撫馭天下臣民之衆雖有聰明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慮所未周則或壅蔽不明必賴忠正之臣讜言之士明辨事理之是非以啟其聰而開其蔽然後正心以正朝廷而天下皆化於正雖其言之逆心亦求諸道而已矣今夫草茅巖穴布衣韋帶之士白首窮經服膺聖學將以興治教於天下效忠悃於吾君凡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履尾批鱗而不顧如是者固有猷有為有守之純臣也然不可常見也吾觀

古來之臣欲言數事而進對之際十去其七八者多矣非天威咫尺難於盡言乎然猶不可多得也人君出一言而百諾彖之行一事而爭先頌之諂諛之日進佞巧之日精其心惟在持富貴保寵榮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固不存於心也人君何賴焉故為人君者當納諫求言其言而逆於心者必察其衷情求諸正道而虛心以受之銳志以從之如是則嘉言正議日聞於耳而於天下之事理臣工之賢佞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厚薄明若秉

燭易如指掌以之出治理民何難之有哉即以太甲一身論之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作書以告矣而王維庸罔念聞是逆於心而不求諸道也是以有永圖之戒既克終允德而復位則惟伊尹之言是聽是逆於心而求諸道也是以為守成之令主不求諸道則亂求諸道則治聽言者當知所鑒矣

夙夜基命宥密論

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積德累仁至於文武而新天命撫

有四海然繼續其光明以承前業者則又成王之宏深静密之德有以夙夜基天之命也盖王者受天命以臨天下其所以潛通帝載儼然若臨者固無時而間也然不宏則體有鬪不深則用易竭不静則不能定性以立極不密則不能使冲漠之中萬象森然畢具故宏深静密則寛裕而有容粹精而不雜宏深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陽之德也静密者坤厚載物德合無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而夙夜無怠以承之非至德其孰能若是乎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者文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若武王也夙夜基命宥密者成王也其畏天保命則一也是以文武以之得天下成王以之守成命延祚八百子孫永賴豈不宜哉

春王正月論

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正本

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證之而夫子乃從周者況春秋所書春正月無氷春二月無氷若用夏

正則無氷不足為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論

夫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春秋善救困晉師之為邲之役也為救鄭也救鄭而春秋不書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以罪晉者何也陳人弑君而晉不討春楚子圍鄭晉又不能速救以至鄭與楚平至夏六月而後使林父帥師救之斯緩矣故救鄭不書責緩也至於

林父之罪則在不能制馭其屬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厥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其師也而又皷于中軍首為棄甲曳兵之舉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所以著其失權惶惑敗衆亡師之罪也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稱及以戰者志乎戰者也君傷則不言師敗績者君重於師也是故鄢陵之戰書晉侯及楚子戰主乎晉也書楚子敗而不言師君重於師也鄭伯伯也序於楚子之

下者凡戰先主兵者楚主兵而鄭從之也稱師以敗者君無傷則師為重也而抑楚子罪鄭伯幸晉勝之義一舉而備矣葢自齊桓没後楚勢方張横行列國憑陵諸夏若非晉文城濮之一勝則楚害有不可勝言者晉文没而楚復盛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十三國盟蜀儼然主列國之盟晉之靈成景公屏息而不敢動至厲公乃能一敗之於鄢陵可謂幸矣不然者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周之宗祀其幾不為荆蠻所滅乎然

文公自城濮之勝主臣一心用埀霸業厲公勝於鄢陵而遽自驕縱以殞其身以是知范文子之言可謂遠慮君子也

作三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于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而天下之事不可為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

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為魯之舊明矣而云作者蓋魯已廢三軍為二軍至是忽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為三軍聖人謹書其作斅而季氏險戾無君之罪畢著矣蓋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懷竊國之心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

徵師徭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其勢不得不毀又顯令於國中入季者無征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者如陷坑阱急思自脫故一旦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毀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氏得二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毀中軍亦乘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

鷙狡譎乃萬世亂臣竊國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簒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論

自平王東遷王室卑微諸侯放肆會盟征伐一歸伯主而政在諸侯矣及其末也大夫擅權政歸私室會盟約誓出自諸侯轉不能保其無寒出自大夫則可必其守

信此溴梁之盟所以徧剌天下之大夫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凡所以傷周之衰陵夷至於諸侯專政又陵夷至於政歸大夫大夫風愈下而俗愈畢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故溴梁之會諸侯皆在大夫主盟聖人謹書之以為諸侯相盟巳非正矣而又至於大夫專盟使君若贅疣焉則人心安有不亂世道安有不衰者乎自此之後晉移於六卿魯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歸孫甯皆溴梁之

會有以啟之也故曰溴梁之會大夫不臣也

諸侯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論

春秋為本國諱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然也然内屈外直則諱之外屈内直雖受辱不諱也曷為不諱人以無禮加之適足以見彼之無禮耳故黑壤之會公不與盟則諱之屈在公也平邱之會公不與盟則不諱屈在晉也同不與盟而一諱一不諱焉聖人之意可見矣蓋平邱之會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以肆脅持之術非若黑壤

之正也受邾莒之譖而不見公非若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也是則晉恃兵力貪財賄而以無禮加兄弟之國於魯何有焉且王臣無下盟之禮公不與盟正可以免盟王臣之罪耳況平邱之會晉之甲車四千乘徒欲示威於衆至自言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而終不能禁煩言之嘖嘖方之桓文衣裳之會蓋亦末矣晉之君臣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而齊人不盟鄭人爭承叔向皆以辯給幸而勝之晉伯之不振自是而

益甚矣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二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論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論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修孝悌忠信於一家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後化周天下而風俗醕美故書之稱堯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之美文王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聖帝明王之致治保邦惟推此心以及天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舍是無他也孝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蓋孔子教治天下者以大孝也夫人君以天下養其親豈非大孝哉然非徒養之又必以得其歡心為貴而欲得親之歡心則在愛之敬之而已矣雖然徒愛其親而惡於人徒敬其親而慢於人未足為孝也必上而愛親問安視食欲其身之康強而無他也則推而以及

在下之民皆欲其豐衣足食以享太平之業內而敬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欲其親之歡心而無間也則推而以及在外之臣工皆敬之以禮而弗敢狎侮夫如是則可謂能推己以及人不惡於人而人亦不惡矣不慢於人而人亦不慢矣愛敬之道尚有大於斯者乎蓋愛敬者仁義之用也愛親敬親者推施之本也盡愛敬之道而由近以及遠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得乎其本焉故也否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彼薄於所親而於人貌為愛敬則所謂傷禮敗倫之大又可謂之不惡於人不慢於人乎夫子推言其本而大其施是在君人者推此誠心以及於萬類焉斯已矣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時出布施於上以主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是以陽開陰闔春温秋肅而萬物生生不息

於乾覆坤載之中此天地之大用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必仁義兼施德禮相維然後能致大順大化以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故通書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盖古昔聖王制治保邦其養民也為之分田樹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之饑餧有備祁寒有禦網罟佃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宫室以安其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逸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

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率教者爲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爲嘉石圜土之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泯知識而順則者遍於作息耕鑿之倫被聲教而曁訖者届乎東西朔南之遠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則民即於惝淫義正而不仁育則民苦其嚴急二者本相資以爲用也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曰此仁育

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困民曰
此義正也則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
君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達之耳

為萬世開太平論

夫天下和平萬世永賴者以聖教之昭大道之行可以
垂之於天下後世也去聖久遠道喪文衰故民有相爭
相怨之弊士有偷惰苟安之習無奮然而起以拯天下
之溺開萬世之業者惟賴聖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

明明德以新民使天下禮明樂備雍雍然於光天化日之中為千載之規範然後謂之貽厥孫謀萬世永賴可也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智咸備於我首萬物而最靈惟溺於私欲無明善復性之功故尊卑上下智愚賢否強弱衆寡不能秩然而受範然其本心之良未嘗盡泯聖賢者興因其固有之良而施其禮樂刑政之法聚之於庠序學校董之以孝友睦婣使民咸歸於善大道爍然於天壤雖有後聖者出不易斯道此張子所

謂為萬世開太平也然其所以開太平者亦不過窮理克己修此身以治人而已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行道統之傳有敬德勤民之功孔子孟子雖不得用於時亦脩道明倫垂世立教其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也彼管商申韓之學徒以刻薄詐偽之私陷溺天下後世之人心而已太平之開尚何望哉張子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目雖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

之心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為民立命即教養之謂也茍能養之有道教之有法禮樂刑政平中明允而可以為千載法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繼往聖之絶學即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果能修身體道闡精一執中克已復禮之學以紹先聖之微言開後來之志士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故曰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有志於聖賢者當用直内方外之功知行並進使體立而用行德崇而業

廣則所謂開萬世之太平者當不為虚語矣

動亦定静亦定論

天地之大徳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修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乂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几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静亦定乃其所以為定性也善乎易之咸九四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凶可知矣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靜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靜之定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靜定故主一無適虛明洞徹而內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

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兼修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治天下在得人論

夫人君受天明命表正萬邦必當使天下熙皥治登上理澤被蒼生仁及庶物然一人之聰明有限堯舜之聖猶待皐夔稷契之輔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況未及乎堯舜而可不以用人為急乎古之聖王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天下治而華

夏安百姓樂業風俗淳厚惟其用得其人而已歷觀三代以下願治之君必求賢良之臣故漢高祖之興漢有張良蕭何故也光武之復漢有鄧禹馬援故也唐太宗之興唐有房杜王魏故也宋太祖之興宋有曹彬趙普故也即繼世之君使天下富厚治幾三代者如漢之文帝則有周勃申屠嘉宋之仁宗則有韓范富歐陽故當時大治後世頌聖而人君亦享其安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惟后非賢不乂苟人君知用賢為貴上

焉者待以師傅之禮隆其體貌推以誠心聽其謀猷專其職任俾有以行其道而盡其才雖中才之人亦待之以禮勗之以誠使之黽勉以任百執事之職則天下有何不治而政事有何不舉者乎若曰用賢非難而得賢為難則是自畫矣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景從雖珍禽異獸遠方難致之物外國絕域之所生心茍欲致之亦可以致也況賢人君子未出衆中也其心亦未嘗絕世也而獨以為難不亦惑乎今夫為巨室必求工

師雕璞玉必使玉人焉有治天下而不求賢才是何異夫却行而求前乎使人君好賢之心若渴聚天下之英才任以朝政信之無疑又使各以其所識舉之朝廷如是則天下之賢咸登用於朝大臣有臯夔之風牧民有龔黄之績庶司小吏各稱其職百僚師師中外相維雖有一二小人茍容於朝亦如裴矩之佞於隋當太宗之時則化而為敢言者矣由此觀之人君一用賢而其效如此彼昏庸之君妬賢嫉能親小人而遠君子者其亦

惑之甚矣孔子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盖賢人君子正己不屈若人君聽讒君子將救禍之不暇又何能盡其謀猷乎近色則心昏貴貨則志鄙尚能用君子之言乎君子亦將飄然而遠去矣此又用人之最要而人君不可不知者也

傅說論

昔在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舊學甘盤乃切求賢之意用能恭默思道帝賚良弼而嘉靖殷邦論者謂

高宗素知傅説假以夢寐乃聖人之神道設教耳夫高宗苟知説可相矣以人君之力何難於擢用而為此詭詐之行哉誠以精誠通於神明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之以良弼亦如舜之見堯於羮墻文王之卜得呂望孔子之夢周公此皆非機心巧術之所能為乃聖人至誠感通之妙道也説以版築之人一朝履相位左右殷宗首以從繩從諫進説用能啟沃王心納誨輔德迹其交勉之言皆經世綜物之要克副鹽梅舟

楫之任君臣相得益彰豈不堪與帝廷之賡歌比隆哉

或謂君奭之篇稱武丁甘盤而不及傅說者何也蓋成就君德則盤先於說綏民治世則說多於盤且周公推本高宗求賢之美而歸其功於甘盤耳至若掄俊乂而列庶位暨海邦而仰皇風紹乃辟於先王對天子之休命則舍說孰克當其任哉

周平王東遷論

夫武王營洛邑使周公居之以監殷頑民非有意於遷

也卜居九鼎以象天下之中以撫殷民而已其後平王遷居洛邑而周室遂微雖未即亡然終以不振矣故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信哉是言蓋王都者本也本揺而末安者未之有也今平王舍其本而求其末欲求其安其可得乎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説者謂古公遷岐而興周當是時太王一小侯耳迫於狄難不得已遷岐以立國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迫於河患非捐所有以與人也今夫有盜賊之患者必隆其

墻焉防其户焉斯盜無由而入矣未有一遇盜而棄其宅者也平王之東遷也一遇盜而遂棄其宅者也棄其宅而求安此平王之所以謬也羿浞之亂也少康能興之厲王之中衰也宣王能興之是皆不棄其舊物而有所恃以為安者也東遷之後諸侯不朝政歸盟主雖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權非平王之過其誰之過哉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宋襄公論

夫修內者王修外者霸湯武行仁義而王天下齊桓假仁義而霸天下修內者本於心物來則應事畢則止修外者以一人之智力應天下之萬事故一日少懈而智力窮焉此齊桓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盛業熾而終不免於意滿心怠身沒國危何則修外而不修內也若宋襄者內不修德外不修政至愚而可嗤至陋而可憫者也夫齊桓用管仲而信任之城邢救許存衛圖伯之日如是其勤也協比諸侯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內

外無患然後問包茅之不貢而楚受盟定伯之功如是其難也而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甫納孝公而謂霸統在已矣邾曹來會而謂諸侯歸已矣至於用鄫子執滕子圍曹邑其暴虐無道已甚矣而欲求諸侯於楚不求之已而求之人盂之會執之自楚薄之會釋之自楚辱亦甚矣為宋襄者當修己睦隣養威植德以圖後舉而不自量力伐鄭致楚泓之戰猶狃於迂論以為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身傷而死亦可憫矣夫襄公無所樹立

而列於五霸之中諸儒多論其愚謬而不言其所以霸及其所以敗者余嘗考之左氏傳宋襄公之為世子也讓國於目夷目夷不肯既即位以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則知宋之所以治與其所以霸及其所以敗皆由目夷之用與不用也使目夷聽政而信任之則宋治用鄫子目夷常諫矣圍曹盟鹿上伐鄭目夷皆諫矣而皆不聽於是前有被執之辱後有身死之恥由是觀之用一賢而一國治失一賢而一國亂不惟國

亂身且死焉豈不可鑒也哉桓公用管仲而霸文公用子犯而霸秦穆用百里奚而霸楚莊用孫叔敖而霸宋襄始用子魚而霸後不聽其言而死霸天下者猶當以用賢納諫為急則欲行王道而正身以正天下者豈可不以用賢納諫為急乎

晉悼公論

自晉文倡霸後之子孫世嗣其業然靈成景厲四公之時楚勢漸張晉霸不振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

成公力弱事淺無霸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馭天下之略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心之道至於悼公乃能以幼冲振霸略其入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定國本其圖霸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以靖內而撫外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長慮却顧之思無逞志快意之舉是以無滅譚滅遂執曹衛之失而諸侯從之不令而來豈非

霸業之盛方之桓文為已過哉然稱霸者獨許桓文為盛而不言晉悼者豈其蕭魚之後霸業遂衰大夫用事之故歟且不討孫林父甯殖之惡而盟之以定衛剽則桓文必不若是也豈非中行偃貽之患哉蓋其始之盛也以用知罃其後之衰也以用中行偃用知罃則討宋魚石九合諸侯服鄭弱楚而悼公亦清明而無失政用中行偃則伐秦遷延不討衛賊悼公亦怠終而不振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君天下者必自擇相始

宋伯姬論

春秋乃聖人經世立教之書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事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所以奬人為善之意深矣故紀宋二姬屢見於經豈非以守節不渝貞義貽著足以為天下婦人之軌範乎然紀叔姬之守義善終又未若宋伯姬之遇災而守節不渝之難也其處變不改其常遇災不失其志實足以為天下後世之標準也今夫安居無事之日自許其身為賢聖不以死生患難

動其心者豈鮮也哉及事變之猝至橫禍之突加失其志易其心者多矣男子猶然況婦人乎而伯姬年至六十火炎其宅必待傅姆之畢至其心以為越義求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巍乎泰山不足以為高暴虎馮河不足以為勇若伯姬可謂大勇矣是以聖人筆之於經以戒後世之處變者此義若行天下豈復有亂臣賊子哉伯姬非特天下婦人之軌範亦天下男子之軌範也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至六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檍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

論

漢武帝論

世之論武帝者以為窮奢極欲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貶之矣然余則以為猶有可嘉焉何也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武帝即位以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繁刑重斂崇尚方術內侈宮室外伐四夷中

外夷敞遠近困乏之實無以異於秦皇而秦皇身死國危為天下笑武帝歿後稱為世宗上配太祖子孫承之歷數世者豈非輪臺悔禍之功哉盖武帝英明之主其向之所為者固溺於一時之私而不自知及其翻然改過旋乾轉坤視昔之所為恍如二人非英俊明智其能如是乎至於興太學舉孝廉修祭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考禮儀則又有功於後世者雖然與其知過而能改孰若無過之為全哉况天子一時之過即天下無窮之

害也使武帝而無前非加之以休養生息用賢進能雖古之賢君亦何以過哉

漢元帝論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剛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緩亡速者一知其將危而濟之以寬和猶或可救於末路亡緩者日甚一日淪胥以漸雖有賢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故剛暴之亡國也或聚歛誅戮之已甚衆叛親離而祖宗之德澤未泯身雖亡而國祚有

不絶者焉柔懦者或權臣或國戚或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茍安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元帝之失失於柔懦當即位之初蕭望之劉更生周堪張猛皆正人也使元帝早能英斷收攬乾綱誅殛恭顯為國除害豈不與宣帝比隆哉顧乃信宦寺之譏望之死而更生廢堪貶黜而猛自殺望之之死僅得恭顯輩免冠一謝而已小人亦何所憚而不為哉雖質本仁柔性好儒學貢薛韋匡

迭為丞相然所謂仁柔乃姑息之愛婦寺之仁也所謂好儒乃徒事文墨嫺典故之儒而非篤學守道直節不阿憂國忘身之儒也漢業之衰不自元帝始哉吾故因元帝而備論剛暴與柔懦之失著於篇

韓淮陰背水陣破趙論

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出奇無窮者乃由謀畱志決雖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若韓信背水之陣是也蓋以數萬烏合之衆深入遠鬭以當二十萬守險待敵

之兵若以正合必無幸矣信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則皆走其自審可謂明然使置之死地而無必勝之道是以其卒與敵也故以精騎二千伏趙營側然後誘趙以背水之陣趙方以信為失計故空壁而出而二千赤幟已入趙壁矣既背水為陣以固士卒之志又伏其營以乘其隙趙人果空壁而出而營拔於漢動其本矣還顧則本既動揺以戰則我有固志奮死之卒彼軍雖多亦無如之何矣所謂謀審志決外見危形而實立

於不敗之地也白起自言其破楚敗魏潰韓乃計地利軍勢自然之理不足為神與信之破趙叅觀則知兵法之奇變皆握必勝之謀知己知彼而非嘗試以僥幸朋矣

西漢総論

自秦失其鹿海内擾亂英雄羣起以爭天下項羽滅秦以暴易暴而高祖用賢任能豁達大度平定海内卒踐帝祚傳之子孫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首雖天命有

歸亦高祖之英明足以為開創之賢主也觀其以張良為謀主以蕭何為相以韓信為將而終以滅楚豈非知人善任之明驗乎獨即位之後刻薄少恩有功之臣鮮能全者雖帝之失亦諸臣之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惠帝天資仁厚乃遭呂后之虐耽於酒色以自戕其身若無周陳之忠宗藩之強則漢室之祚幾何不為呂氏所竊哉文帝入繼正統寛仁恭儉愛民務本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約已師儉為天下先南越自立以德懷之

匈奴入盜令邉備守専務以德化民培養漢祚帝有力焉景帝遵父之政與民休息亦稱小康然聽鼂錯之言遽削七國又怵七國之强而殺鼂錯周亞夫以方正功臣被殺則景帝不無少恩之譏云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窮兵黷武疲民獘國宫室苑囿盤遊怠教神仙方術開疆擴土凡害民之政無不行焉獨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為可稱耳孝昭以幼冲之年辨霍光之忠可謂明矣使天假之年得儒學名臣為之輔則周之成康不

是過也宣帝起於閭巷知稼穡之艱難褎賞名吏信賞
必罰官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賢矣然好刑名而雜霸
道趙蓋韓楊之死為累多矣至於元帝優游不斷賢望
之堪猛而不能用惡弘恭石顯而不能退漢業之衰始
起自帝孝成荒於酒色委政王氏哀平短祚王莽乘勢
遂簒漢位夫自古國家有盛必有衰理勢之必然也然
所以亡其國者亦在人君之自取耳使元帝不任恭顯成
帝不任外戚剛明以莅政則漢祚之傳孰絶之哉天不

祚漢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孝元皇后以壽考為之宗主使新莽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幸而文景之化在人百姓未忘漢故光武起而天下響應遂成中興以是知人主朝乾夕惕愛民培國不敢少遑者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植子孫之福豈特一時稱賢君而已哉

漢光武論

自古中興賢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漢有光武尚矣考其所以興皆由英明大度用賢任能寬以愛民仁以撫

下天下歸心用復舊業豈非天順民歸受命而帝者乎當王莽之亂也漢家宗室幾絶廢斥王侯以翦漢祀城邑為墟邱隴發掘其禍甚於羿浞之亂奔竄之辱而光武乃以布衣仗義奮袂大呼天下響應鄧禹馮異寇恂耿弇吴漢輩皆一時之傑光武得而用之用平赤眉張步之亂成隴蜀之功戡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功烈不讓於少康周宣矣及天下平定口不言兵尊儒重道襃賞循吏西域遣子入侍却之不受又非好大喜功

者比而保全功臣恩昭九族則又遠勝於高祖可謂賢矣是以培養東漢二百年之祚明章繼之休養生息至於靈獻董曹之亂甚於王莽而建安之位號依然豈非光武垂教立則有以培其風俗庇其子孫哉石勒紲光而尊高非尊高也彼盖見夫當時若項籍淮陰輩咸勇智絶倫高祖皆得而盪滅臣伏之故不得不俯首北面光武仁心厚德與勦異趨亦豈勒所能窺測哉曹子建之論漢二祖卓識閎議信百世所莫易也

李固杜喬論

東漢自光武明章孜孜學術培養氣節故雖數傳稍衰矣而袁安楊震何敞朱穆張綱傅燮諸君子皆靖共正直臨患難死生而不易其㨽若李固杜喬者尤疾風勁草之卓然傑出者也蓋梁冀擅廢立之權利於幼弱二公與胡廣趙戒共爭之既而廣戒順冀而二公之志終不可移爭而不得繼之以死其為漢室忠矣夫權奸之欲擅國柄也必害其忠直不撓不與己合之大臣以震

其餘梁冀之於李杜是也彼以為此人一去則在上之勢孤在下之望絶其餘皆軟靡易制貪位苟祿之人耳後世奸臣多效其為而人君咸不悟焉卒之一身孤立於上而左右前後皆彼之人豈不可哀也哉漢末忠臣李杜並稱者三李雲杜衆李膺杜密是也要當以固喬為冠

東漢總論

自王莽簒漢處非所據敗禮亂度以文奸言毒流華夏

民不聊生由是人心思漢光武起於南陽撥亂反正平定海内克承丕業較之少康周宣中興之盛用力尤難成功尤大及即帝位守之以文興學校選廉能尚風化敦士行西域遣子入侍拒之不納方之漢武開邊致釁相去遠矣不任功臣以吏事使得終享福禄又遠過於高祖之少恩獨㢈郭后殺韓歆為盛德之累明帝以英睿之資加以好學重道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為更老所以勸賢勵能崇尚聖教者至矣而友愛東海王則又

常棣匪他之意始終無間也章帝寬厚長者愛民務本休養生息尊信東平王用第五倫為相而天下以治和帝幼冲嗣位行政無失能用鄭衆五人以誅竇憲然宦寺之禍基於此矣殤帝早世安帝庸昏順帝頼常侍之力以得反正外戚之禍息而常侍之亂起其後梁兾用事冲帝短祚質帝中毒桓帝有可為之幾而不能自强外有强臣内有常侍正士廢斥賄賂公行逮及靈帝黨錮之禍益烈獻帝猶寄生之君而漢祚移矣夫西漢以

文帝培養元氣入民之深故光武起而民心歸之東漢光武明章皆令主也愛養元元培壅國本亦未嘗不善也乃自和帝以後外戚常侍相繼而作羅天下之賢才置之網罟陷穽之中如是而民心不離天下不亡者鮮矣然董曹肆虐守臣位者二十餘年昭烈繼統延漢祚者四十餘載豈非祖宗培養氣節之餘烈乎開國承家貽厥孫謀者當知所尚矣

蜀漢興亡論

漢自桓靈以来王道中絶奸權乘釁曹操孫權公孫瓚袁紹迭起窺伺名器而昭烈以王室之胄懷忠義之志抱雄傑之才欲恢復天下掃除大憝然歸於陶謙依於公孫瓚寄居於袁紹為客於荆州其間遭危困被禍亂不可枚舉而英雄不得用其武狼狽奔走幾二十年既得孔明於是待以股肱寄以心膂用其計謀而得荆州諸郡之地有涪城成都之險以成鼎足之勢然終不能克復天下僅得一州者固緣曹孫盛强立國既固不能

卒滅亦以不專於圖魏忿兵伐吴之所致也使如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逆寇漢事未必無成卒至大敗於猇亭威挫勢蹙是亦昭烈之失矣延及後主信用孔明成都大治守父之餘烈保土安疆七擒之威六出之銳敵國畏之如虎迨孔明歿黄皓陳祗用事殄民誤國而漢祚告終嗟夫治亂之理豈非係於人君之用賢與不用賢哉當昭烈之狼狽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後主之克守前烈為敵國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

黄皓陳祇而喪國敗家者以孔明旣歿故也賢人為國家之寶豈不信哉

東吳總論

自劉氏中衰孫堅據江左之地虎視中原子策繼之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之間人咸向之善於用人濶達有度弟權因之用賢納諫周瑜魯肅張昭顧雍陸遜皆被擢用於是成鼎足之勢開有吳之基兵强將勇敵國畏之曹操智計殊絶於人而大敗於赤壁曹丕累

興大衆臨江而阻蓋以英雄布列内外共展策力故也延及亮休物盛而衰禍亂内作孫綝小人為亂於内然亦外無邉患政無大闕降及孫皓苛刻用刑肆虐日甚任既非其人刑復非其辜使黔首有倒懸之苦而吳隨以亡雖有忠臣死節之士亦復奚救是故王濬之才非如曹操之雄也王濬所統未如八十萬之衆也而赤壁之戰孫權以之興石頭之戰孫皓以之亡者豈戰守之道險阻之利有異於往時哉劉禪以昏而亡皓以虐而

亡天厭之矣於魏晉乎何尤

東晉總論

晉自賈后亂朝八王迭起劉石交亂中原人民塗炭元帝據江左之地繼而中興是時有王導周顗為之謀卞壼顧榮賀循之徒分掌庶政祖逖劉琨各擁雄兵使元帝果有恢復之志親統荊吳之衆興除暴之師速誅劉石克清天下則晉業永安六合為一而乃遷延日月茍圖偏安識者於是知晉業之不復振矣及其晚年復有

王敦之亂以致懷恨而崩明帝少而聰敏躬殄大憝然歷年不久君子惜之逮及成帝内有蘇峻之亂頼温嶠陶侃卞壼忠勤為國社稷無虞然勤儉愛民亦當世之令主也康帝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穆帝外有桓温之䟦扈哀帝短祚至帝奕遂為桓温所廢晋氏之政於此遂衰簡文孝武孝安數帝不過庸庸無為尸位於上而已而内多粃政權奸數出至恭帝而司馬氏之天下改而為劉氏之天下矣嗟夫創業難而守成亦不易惟

在人君用賢納諫則天下自安而國家永固晉氏君臣崇尚浮虛無用之詞風俗既薄天下澆然故王敦蘇峻桓温王恭殷仲堪輩迭起為亂向非王導温嶠陶侃謝安數君子則晉幾乎不國矣況能轉危為安光復舊業哉國勢之振莫過於劉裕之時裕不忠誠為國而思篡盜君子所為三歎也

北魏世祖拓跋燾論

北魏自拓跋珪以来國富兵强政和民安逮及世祖籍

二世之資奮英雄之志南侵北討東征西伐使魏國地廣兵强者大抵皆其功也雖好尚異端壇受符籙是其所失然能聽髙允之言又從而美之尊祀孔子祭以太牢令公卿子弟入學徽世胄遺迹亦駸駸乎令主矣獨功業不終卒有宗愛之禍蓋亦平日任術好殺所致如悉誅境内沙門不太苛乎伐宋之後河南赤土無遺歸燕巢於林木不已酷乎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五

論

唐太宗論

當隋煬之時天下瓦解羣雄睚眦窺伺名器於是太宗以英雄之資備仁義之德復得髙祖之賢為之父易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葢髙祖以柔中之德頼太宗以陽剛之體發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興也勃焉

然太原興兵長安立帝不必詭行詐僞以與利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宜正其罪名聲大義以討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損已益人愛民從諫躬行仁義用房元齡魏徵之儔君臣相得不敢怠遑用致貞觀之盛令德善政不可殫述可謂三代以下特出之賢君矣雖征遼之役志滿意盈然既失之後即復魏徵之碑勞其妻子深自損責其於改過亦已敏矣夫賢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數百年而有漢文帝漢文以降又數百年而有太宗

要之以虛心待物損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太宗與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質美德純過於太宗然致治之盛豈能及貞觀哉人或論太宗有魏徵而身脩國理魏徵既沒而驕滿之意生者是不盡然惟其有太宗之君然後有魏徵之臣使太宗中人之主則雖有魏徵其亦如之何哉獨心無知道之實而身有好名之念屈已從諫而不免以術馭人故不能致天下於熙皞耳然後世有逆諫而惡賢驕奢而自滿者方之太宗則又不啻倍蓰矣

長孫皇后論

夫閨門王化之始也詩三百而必以關雎為首禮嚴大昏書重釐降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蓋知正家之道必本於閨門閨門正而后家齊國治也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求令德有以裨成內政安貞載物然後協厥坤儀為天下母故太任太姒秉淵德而昌周朙德馬后克恭儉而光漢古今所稱不可誣也文德皇后長孫氏者實閨門之令望也仁孝恭儉少好讀書贊成內政裨

益弘多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宗亦敬其有德常朝回怒曰會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於是后退衣禮衣而稱賀於上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乃陛下之聖故也妾敢不賀於是帝喜而徵言無不聽夫唐太宗豈實欲殺魏徵哉然雖無此意亦微有不樂諫之心皇后一聞此語即借賀以諷諫之徵益寵信而帝善益彰然後知正內之益所不可少而有乾之健必得坤之貞以順承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盖馬陰物也陰之

德利柔順然必利貞而行地無疆然後輔乾以行澤及天下若徒柔順而鮮貞則又何能助乾道而沛膏澤哉若長孫皇后不預朝政雖帝問之亦終不對可謂知安貞之義者矣其資送公主諷諫以安直臣得疾不事道釋之教尤為賢明名垂百世媲美周姜宜哉

唐肅宗論

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留靈武其秋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君子曰肅宗之立非禮也雖云依衆人之情順明

皇之命而速取大位開後世簒亂之端豈非悖於子道哉及其削除大難定天下迎上皇還西京奉養晨昏親修子職可謂善矣然聽嬖幸之言遷上皇西內以兵守之又非人類之所為矣世稱其克復之功目之為中興然而慚德實多當是時子儀効力於外李泌謀之於內故平逆亂易如反掌迨反正之後肅宗之志荒矣始則興復方隆而建寧身死後則身沒未幾而良娣被弑身為人子而不保其父為人父而不保其子為人夫而不

保其妻三綱淪矣夫何足論之有

唐德宗論

世之論德宗者以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閹宦三曰好聚斂而不知其致亂之由則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觀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為相而天下清寧屢有善政卻李正己之幣而賜其本軍非務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閹宦也詔罷四方貢獻非好聚斂也故翕然稱治幾於貞觀而盧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馴致

涇原之亂豈非治亂興衰之明驗與在奉天時朱泚圍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陸贄言聽計從下罪己之詔而軍士感泣懷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贄至於痛哭用其謀社稷復安至於復國之後鳥盡弓藏以讒見遠懼藩鎮之禍而繼以姑息念窘窮之敝而加以好貨中使用事天下衰微是猶弱病方愈而懲其不能飲食加之以飽食酣飲豈不殆哉原其本末則始之清明由用崔佑甫其亂由用盧杞其復故都由信任陸贄其後復幾

至於亂由不卒用陸贄而貶斥之一人之身所為如是蓋能戒之於有事之日而不能謹之於無事之時也其致亂顧不宜哉

唐憲宗論

自天寶之亂天下分崩民人塗炭藩鎮強梁權移宦寺肅代德宗屢致播遷國勢陵夷叛臣碁布迨及憲宗以英武之資用賢能之相聽言納諫約已安民翦除藩鎮易於發蒙於是平夏滅蜀朝江東從澤潞致魏博定淮

蔡来成德奮五世不振之威拔數傳擅命之寇威福在上政由人君發號施令因有不臧雖有彊鎮順從朝廷奉命唯謹號稱中興不亦宜乎及其天下平定四海無事乃進言利之臣信方士之說志滿心驕禍起所忽惜哉使憲宗克永其終任裴度而行其道斥皇甫鎛程异之徒加以休養生息為萬世業則貞觀之治復興未可知也

唐穆宗論

自古亡國敗家未有不由子孫昏弱乖先王令典以致喪亂唐自明皇末年不修太宗之業外用小人內寵妃子天下大亂職此之由延及憲宗獨能奮前世之威烈監於成憲削平藩鎮天下歸心至於穆宗復不能修憲宗之政遊畋聲色放心嗜欲宰相蕭俛段文昌杜文穎輩又無遠略於是朱克融作亂於盧龍王庭湊倡逆於成德魏博諸軍以次叛亂數十年經營而得之者皆不復有而唐竟以此亡豈非後嗣不肖不能守父祖之業

而以致喪亂哉歐陽公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觀憲宗之延英論事汗浹御背與穆宗之躭湎好色其勤逸何相遠哉

褚遂良論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有唐之興也太宗以英武之資得魏徵佐之言聽諫從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寧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淫欲內政既傾天下亦

亂雖有褚遂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適足受其斧斤耳又何能輔弼匡救以安天下哉由是觀之正士忠臣世不乏人而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為感召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臯夔稷契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飛廉惡來之臣堯舜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必竄之於遠方桀紂在上則雖有臯夔稷契之臣亦屏而不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相感其理固不易也故太宗居帝位而魏徵用高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

之世則亦不免有廢黜之患矣致使忠臣陵夷女后用
事奸臣竊福國家殄滅非高宗之咎其誰之咎哉遂良
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時即數著忠諫及武后
欲立時帝召大臣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
定逆之必死乃請已獨諫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
不聽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上怒出為都督既而長孫
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夫遂良可謂忠矣君
有非也乃諫之既不聽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階叩

頭流血而諫之卒致顛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冊身雖沒而可見太宗於地下為唐名臣志存社稷偉哉

郭子儀論

自古大臣出將入相為國安危者必有忠誠之德經世之才有以扶危定傾安邦守國然後立非常之功萬世之業漢之孔明唐之子儀信其人也二公皆以忠正老

成為當世人望加以非常之才功蓋天下是故亮沒而漢亡子儀存而唐復古今所稱不可誣也當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嗣位河南河北兩京皆為賊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而子儀以朔方之兵平定中原收復兩京唐祚中復其有功於唐大矣及天下畧平大難略定讒臣伺間奪其兵權然朝命夕至無纖介於心單騎見敵感以誠信非篤於君臣之義動天地而泣鬼神者能之乎事上忠御下恕待人和馭將誠故朝恩以小人而知

化承嗣以傲狠而拜使田紇以蠻貊而慕誠靈耀以據汴而銜幣勲名顯爍千古不朽惟其忠義篤誠根於心故也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

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者十四五藩鎮擁彊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彊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冒矢石觸鋒刃以救帝復國者固李晟渾瑊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與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徳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
苛刻之别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復為徳宗言之故
在奉天之時悉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
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略平大難略定乃置於閒
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讒而貶
於遠州蓋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贄反復言之而
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沒
惜哉

李晟論

唐室之亂始於藩鎮彊梁虎視天下相連為朋河北諸鎮為尤甚蓋自肅宗之時僕固懷恩懷不逞之心欲結彊鎮以賊將為節度遂世襲以為已有而不奉命朝廷其後涇原之亂德宗幸奉天諸鎮雖有戮力王家以拒朱泚如李懷光者而稍有不合則復叛而歸泚於是藩鎮之勢益横而天子之權益弱惟李晟則不然晟以數千之兵破朱泚解重圍復居二冠之間卒以收復西京

身居寵貴為唐宗臣功亦偉矣而張延賞之徒讒言一行則流涕目瞳人徒議其怯而不知此其所以為純臣也使晟如懷光之徒受讒則叛豈其兵力才武不足為與亦明於君臣之分忠義篤而邪私不能動耳世稱郭子儀忠厚誠信為唐名將故其麾下諸將如李晟馬燧渾瑊皆有不世之功而晟尤其傑出者與

裴度論

憲宗首即大位即有削平藩鎮之志用賢能之相時若

杜黃裳李絳裴度諸人皆在相位而出將入相功烈顯著者又推裴度為首焉當是時憲宗方望治於度而度亦以治平為已任國有賢相外寇拱手理固然也方吳元濟之欲為亂也自請襲節度使朝臣皆務姑息欲與之帝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聽其謀猷專任責成於是成德魏博淄青三鎮皆歸朝廷天下方翕然望治以為武功既成度相天子居廟堂煥文治明良之遇何如也不知志滿驕生小人乘間方士鼓其邪說利臣中

其膏肓而裴度出為河東節度使矣穆宗時三鎮叛亂復以度討之而小人沮之於内使無成功敬宗聽韋處厚之言用以為相而復出之文宗有優崇之典而無信用之心度亦遂優游緑野而無志天下事矣嗟夫君臣之間若此其難哉以裴度之忠誠正直加以經國之才歷事四帝獨憲宗初年信用寖篤以有成效餘則或用之不專或出之於外皆由小人在朝而正直之人日以疎遠以憲宗知度之深功烈顯著猶不能保其終況於

穆宗敬宗文宗哉

李絳論

唐自肅代以降威令不行藩鎮跋扈憲宗初即大位即有削平之心用賢相聽直言而繩愆糾謬靖恭匪懈者以李絳為首絳繼杜黃裳裴垍為相憲宗欲治之心方殷常以太宗之治自任而絳亦以魏徵自況故君臣相得魚水交歡言聽計從無所違拂是故寵莫如吐突承璀則遠而出之於外信莫如佛氏之教則斷而斥其碑

樓朋黨之疑一言而開貨財之好一言而解行之數年內安外靖承宗束手元濟就擒雖云裴度之力亦由絳開之於先也余嘗論太宗之於魏徵憲宗之於李絳其用與不用係夫治與不治未始不同軌焉何也太宗用魏徵天下大治米斗三錢夜戶不閉而魏徵既沒則有東征之役天下罷敝公私困乏憲宗用李絳藩鎮畏威不敢橫肆民財充足天下乂安而李絳一出則聽言之心稍怠追及平蔡而志滿心驕愈不可制矣由此觀之

以太宗憲宗之英明猶賴賢相為輔況於中材之君哉

李德裕論

唐自明皇以後為國大害者外則有藩鎮彊梁抗横天子内則有宦寺秉權威福已出武宗即位用一李德裕而河北三鎮效命昭義軍拒命即以兩鎮兵討之仇士良屏息而致仕後復籍其家何其威命之行至於如此哉蓋由賢相用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自畏其威也當是時武宗方信任德裕期以必治而德裕之才

亦足以制服諸鎮故諸鎮使者至京必面諭之曰語汝使與其使大將以求官何如自結明天子以是三鎮不敢有異志為國輕重者幾數年功烈顯名肩於裴度然而不能免於朋黨之習因公以報私挾勢以復怨君子未嘗不惜之以德裕之才加之公正無偏雖古名臣何以過哉

唐總論

治天下之道當以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復古禮為先

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後世子孫賴之以安唐承五代之末高祖創業之後休養生息易武以文太宗以英武之資加之以忠貞之輔聽言納諫用賢録能興學校勸農桑行租庸調之法為子孫萬年之計可謂謀之詳矣高宗以柔暗之君承父餘烈初即位時頗有善政末年嬖武后身没而祚移唐室子孫誅殺殆盡中宗循其覆轍為婦所弑方之高宗殆不如矣肅宗以明皇為之子復辟之功不與焉然父以子貴故明皇討賊而肅宗

入即大位鑒建成之亂立嫡以功繼以傳位可謂知權者矣明皇即位欲治之心方殷用姚宋為相二十年間政治幾於貞觀後寵楊貴妃用李林甫以致禄山之亂而乘輿播遷天下分裂遂始於此肅宗用郭子儀削平逆黨復唐社稷然遂以賊黨為節度使而河北三鎮之禍終唐之世莫能定矣代宗德宗皆以中材之君好務姑息而内復有宦寺之禍順宗即位數月傳國冢嗣憲宗有平一六合復祖宗功業之心於是杜黄裳裴垍李

絳裴度諸人相繼為相河北三鎮效命不敢橫肆然末年惑於方士之說志復驕滿故有陳弘志之禍穆宗不克負荷三鎮再失敬宗即位三年而為宦寺所弒文宗受制家臣鬱鬱而沒武宗用一李德裕而藩鎮屏息宦寺斂足以享國日淺不遂其志宣宗以刻為明多用智術然納諫不懈盡心民事不敢少怠懿宗驕奢無度元氣已壞迨及僖昭而唐遂亡矣嗟夫觀太宗之立法垂猷為子孫計者豈不詳且深乎然而終至於亡者盖所

謂得之難而失之易也總之明皇以前内亂為多禍多興於女色明皇以後外亂為多禍多起於藩鎮又加之以宦寺内訌然而僖昭數遷京城數危而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雖朱全忠簒位而奉正朔稱天祐者尚數鎮可不謂太宗之餘烈乎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豈其然乎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

論

後唐總論

余讀五代史五十年間易國凡五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夫世道衰微人心偷薄朝梁唐而夕漢晉迄無定向然考其得國之正彼善於此者猶以後唐為差勝焉蓋李國昌平龎勛之亂略有微勞克用當黄巢之亂有

克復之功雖其擁彊兵拒朝命亦不為無過然較之朱温賢且遠矣末年兵弱鋒衰全忠倡亂不能復平僅以自保莊宗首承父烈加以英勇之資屢戰屢勝遂殲巨寇建國立社然徒溺一時之娛而不為萬世之計甫得大位沉溺聲色致使身沒伶人之手豈不哀哉明宗本無欲立之心資性寛厚無苛猛之政然目不識丁而輔佐之臣不過馮道諸人欲期致治之盛亦已難矣閔帝幼沖享年不久潞王猜忌石敬瑭終以亡國嗚呼使莊

宗立法垂紀貽厥孫謀後嗣復得賢明之君則天下之乖離當不若此其甚也而一得志則寵女色比頑童艱難之際與太宗同英武逸暇之日與太宗殊兢惕宜乎僖昭之世已亡而猶存而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也

張承業論

韓子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是亦可以與之遊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是亦不可與之遊乎吾於後唐張承業

亦云葢自古宦寺誤人家國者多矣其類葢不可以殫數獨承業以孤忠丹誠終身為唐其節用愛民為晉聚財者葢亦欲平梁而復唐耳豈非閹豎其名而忠良其行君子之所取者乎嗚呼五代之際世道衰微王綱掃地讀書學聖之人皆入山林而求自樂當時如張文蔚楊涉蔣元暉栁璨之徒皆以國輸人為朱温羽翼而獨於宦寺之中有可取者一人焉則五代之事亦可知矣

宋太祖論

自三代以下治極生亂亂極思治者有之矣然未有如前五代後五代之分崩離析而亂若彼其久者也故吾於開創之君獨以唐太宗宋太祖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才平一天下而以仁愛之心寬平之政保養百姓治功爍然昭於千古然家門之政兄弟之友則唐弗及也太祖繼周世宗之後據有河洛即位之初首以安内為本興學校褒忠良度民田開言路懲節鎮之禍命文臣知州又以常參官知縣事國内既定然後興

師出兵伐南漢克西蜀無不望風披靡稽首來廷偏師北指劉鈞喪膽舟師南下李煜歸命雖諸將效力之功亦由太祖處之有道也夫五代之君既得天下外則猜忌諸鎮内則溺於聲色太祖退藩鎮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君臣之分情義兼隆而儉約是務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來裔為萬世法其成功致治之盛幾乎唐太宗而規模之正則又過之矣

宋宣仁皇后論

易曰家人利女貞言閨門王化之始必女貞然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内助之賢人君治國之本也至於母后臨朝尤難其任三代以下賢后不為少而臨朝者未有能全令名以施恩於天下宋之宣仁人稱之為女中堯舜洵以臨朝無闗政而用賢録能以成元祐之治也當神宗敗常亂度信用小人天下大壊宣仁起而拯之用司馬光吕公著諸賢放棄奸回大變其法於是海内欣欣知有生之可樂豈非宣仁之施恩於天下哉天

不祚宋宣仁崩殞小人之萌蘖復生大肆姦毒凡司馬光諸賢死者追貶生者斥逐至欲追廢后號賴向后而止小人之心欲快其意而不顧天下之治亂何其忍與嗟夫天下之事數君子成之而不足而一二小人敗之而有餘韓歐為治於英宗之朝僅能紹於嘉祐而王安石一變其法天下遂大擾司馬光諸賢孜孜矻矻窮盡其力方使天下解倒懸之苦而章惇蔡卞一肆其毒諸賢固受擯斥之辱而海內復有塗炭之災再傳而為南

宋矣小人之害國可勝言哉

呂端論

吾讀宋史至呂端閉王繼恩於室入立真宗然後升殿審視以拜未嘗不賢其能定大計而想見其為人當太宗升遐李后方異議主幼時艱而端乃從容定計沮其邪謀翦其羽翼頃刻之間嗣君以定昔東漢李固當質帝之崩不能沮梁冀之謀徒以死自靖是時宰相權輕而梁冀威焰甚熾根緣蟠深故也宋初清明信任賢相

端能不動聲色處之晏如可謂善於應變矣端器量寛弘英才表表真宗雅重之先是李繼遷叛軍人獲其母以聞太宗欲誅之端曰今日殺其母明日繼遷可擒乎徒堅其叛心而已太宗乃悟後繼遷死其子竟歸欵端之力也太宗嘗稱吕端大事不糊塗可謂知端者矣

韓琦論

夫為人臣者當國家清夷之際進言納諌理國致治固一代名臣也然值主幼時艱之日而能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所謂國之柱石棟梁非具經濟之才學問智勇逈出流輩者不能韓魏公兩定大計輔相英宗調護兩宮處之裕如天下以治豈非國之柱石棟梁而天下倚賴以安者哉及神宗即位出之於外然未嘗頃刻有忘君父之心故青苗之法琦極論其病民遼使之來琦上言處置之方最爲曲盡誠可謂古大臣矣當仁宗中年雖君子道長而小人時或並用及嘉祐以後專任魏公朝廷清明天下樂業英宗即位又用之

不疑君子在朝用臻至治故用賢人者必使小人無以間之然後疑貳之心不生而嚮用之念彌篤也

明道程子論

自古兄弟俱爲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葢明道伊川同受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𦣱尋微卓爲儒宗上承孔孟之絶學然雍容沖邃規模宏濶有自然之矩者則伊川若遜於明道焉明道以王佐之才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所上章疏引義陳

善酌古變今可以坐言起行甞勸帝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政事堂議事一言而安石為愧屈蓋其誠敬所孚雖異已者亦心服所謂偽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是也使神宗以用安石者用之內聖外王之道不外是矣而卒沮於安石不得顯用及司馬光入相方將大用而先生竟長逝矣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得覩先生之道之行三代規模不可復見豈徒有宋之不幸哉

程明道告神宗當防未萌之欲論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人心者至難防遏而易蠱人之聰明溺人之志氣故大舜首以告禹禹聖人也而舜猶戒之如此蓋謂不必見之於行事不必託之於語言略有所動即私心之萌也不謹防之於始可乎明道先生以當防未萌之欲告神宗誠大儒格心之至要也蓋天理人欲二者不可並存於念慮之間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不入於此必入於彼人或

以為略有其幾未至已甚而不防之於漸則天理從此泯而人欲從此熾矣是故微有貪聲悅色之意也則吾以為聲色之私動而致力以防之微有愛珍奇欲富厚之念也則吾以為貨利之私動而勉力以絕之微有不樂親正人不樂聞正言之心也則以為驕心之萌也而遏之惟恐不至微有宮室服玩之好也則以為侈心之萌也而杜之惟恐不嚴夫如是則何私心之不滅欲念之不泯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解之者曰霜陰氣所結盛

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欲念亦如霜之始結也不防之於未萌則必私欲大熾而有堅氷之禍矣神宗之行新法葢萌於欲富彊好大喜功之心而安石有以中之也使能體程子之言以誠正為心而用其道以輔成其大有為之志則治功所就豈難遠過於仁英哉

北宋總論

夫北宋之亡外無藩鎮擁兵之橫威福自上内鮮宦寺擅權之禍廢立由己而金兵一至皆爲俘虜者何哉民心解而士氣弱也盖太祖太宗開國承家真仁英三宗休養生息至於神宗物盛而衰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盡於錙銖掊克罔不在位於是民心已瓦解矣而哲宗復庸暗無知宣仁臨朝則爲太平之盛世宣仁崩隕則爲否運所肇端宣和繼之信用小人奢華無度日甚一日而金兵至闕矣雖讓位於欽宗而不久用李綱

狃於和議致父子俱為臣虜而宋業中衰豈非民心解而士氣弱賢人之正不能勝小人之邪哉幸而祖宗之德尚在民心故康王立而為南宋然朝奔夕逃無復朝廷之禮茍延宋祚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修德愛民厚培元氣非惟一時之治亦所以貽厥孫謀而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

宋理宗論

理宗為沂王時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待漏禁中諸王或

多笑語獨凝然自持矩度有常爲史彌遠所愛遂繼大統觀其始非不雍容有度而可尚也而即位之後德彌遠之立已委以天下之政威柄下移不得自主孤立於上朝多小人及彌遠黜而丁大全賈似道之類復聯翩而進帝終弗悟以致奸臣貪功生事邊防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迄及於亡豈非理宗昏庸之罪哉惟表明正學崇信周程張朱爲有功於名教然西山了翁見在朝而不克究用則知周程張朱生於理宗之朝亦難得其信

任也尊既往之賢舍當時之賢夫亦何補也哉

岳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欽廟北去社稷為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後當卧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讎而信用汪黄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為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

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名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奉君命而不知惜已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

爭光矣獨不知為高宗者果何心哉

文天祥論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自名才德兼優者上也其次則以德為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因有才而無忠誠之行敗人之事者多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敗人之事者即勢至於不可為亦必竭忠盡瘁死而後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國也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吕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難者皆忠誠

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後世猶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争光盖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窮居海濵至於亡家沉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

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顧高官大祿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其言矣

南宋總論

人君立法垂猷培養元氣仁施乎百姓教被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世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無英明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彊敵在境軍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

士孝子節婦親其上死其長不以倉卒死生易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為光豈非太祖仁宗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蒙其休澤哉盖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感於汪黄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故都之幾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得而辭焉孝宗有猷有為足以興復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光宗寧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姦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

君子南宋之亡兆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身幸也帝㬎身為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昺僻居海濵國不成其為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心力而為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卒之端宗驚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沒國亡宗絕社稷為墟其亦可哀也已然自古無不亡之國漢唐宋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唐立國强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遠過於漢唐者則又祖

宗之餘澤與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元仁宗論

當成宗崩隕國家多難仁宗入定大艱克安宗社身讓大位而不居可謂得友讓之道遠異篡竊攘奪之人矣及其即位首罷尚書省録用舊臣信任李孟開科取士尊尚孔子之道罷營繕屏言利盖有元數君之中帝實首出焉至於為政一遵成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待宗

戚老臣一以禮貌大辟上讞悽惻移時其寛厚仁愛有以培養民心後世永頼稱之曰仁帝實無愧焉

許衡論

人君開國承家創業垂統必有通經明道規模宏大之臣為之立法垂猷使子孫有所鑒成憲而持永久斯立國之要也元自太祖太宗以及世祖并有天下莫不率服亦頼有一二名臣為之左右於其間使敷政設教有以成一代之紀綱則耶律楚材許衡其人也二人立綱

陳紀爲國成憲才智兼全經理庶務衡讓於楚材而明道通經匡君定國講明禮樂立一國之規模則楚材又讓於衡焉覩其首陳四策其立國規模一疏世祖累用其言已有成效至於言治道勸用賢言養民皆天下急務而不見大用於世乃天下之不幸亦有元之不幸也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爲尤卓西山生於宋末雖爲叅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山

云

說

復性說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其情也拂性以縱情情其性也情其性則性為情矣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復性之道焉復之之道何居曰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復之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孔子觧之曰不遠之復以

修身也言性本無失有失而能速復則身修矣在天為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贊顏子劉屏山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修身復性之要吉也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觧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仁之美言復之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薰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有餘裕也六三曰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厲然能復則無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與

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志同方不言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獨復以持之敦厚以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之性五常五倫之美皆在我而不為習所遠矣吾故曰復性之道在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